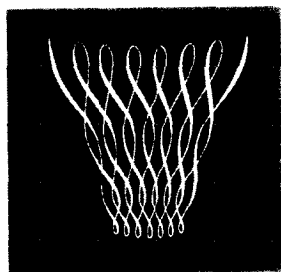


584.4/3
20世纪心理学通览

心理诊断法

Psychodiagnostics

[瑞士] 赫尔曼·罗夏 著 袁 军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01545752

责任编辑:王晴波

封面设计:池长尧

20 世纪心理学通览

心理诊断法

[瑞士] 赫尔曼·罗夏 著

袁 军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排版(文三西路金都花园)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25 插页 4 字数 155000

印数 3001-8050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338-2343-5/B · 4

定价: 1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20 世纪心理学通览”序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相当的年轻,但其源起,却可溯及人类思想的萌芽期。18 世纪之前的心理学思想,散见于古希腊和中国哲学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官能心理学家、科学革命时期的机械论者等著述之中。到了 18~19 世纪,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若干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包括联想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进化论、科学边缘的研究和实验生理学等,加速驱动着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为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提供了基础。然而,心理科学的真正发展则是在 20 世纪。回顾一下心理科学在这百年间所取得的成果,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心理科学自身的地位和作用,为今天的研究提供比较的范本,而且可以为 21 世纪心理科学的基本走向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促使心理科学更加健康地发展。我们出版“20 世纪心理学通览”的目的就在于此。

20 世纪的心理学出现了不少流派,成立了许多学术组织,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文献,影响十分广泛。“通览”以 20 世纪心理学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派、一家、一人、一说为选题原则,涉及到的流派有元素主义、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策动学说、格式塔原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历史学派、认知理论、人本主义等。有些学派还可进一步分成若干家系。从每一流派或家系中有所侧重地选出一位创始人或代表人物的学说,从中

可以看到这些学说对 20 世纪心理学发展的影响,以及它们自身的地位和成就。当然,有些学说所属流派的划分并非十分严格,只能以思想观点大体相近为依据而暂时归入一个流派的名称之下。至于一些跨派别的学术著述,则根据其侧重的研究内容和方向,相应地归入人格、测量、人与社会等类别。

在“通览”中,每本译作都附有译序,旨在对倡导某一学说的代表人物及其学说在 20 世纪心理学中的地位、影响和价值做一基本的阐释,以说明为什么选择该书的理由。至于译序中对历史上同一具体问题的看法,译者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差异,对此,难以强求一律。译序中的观点和结论由译者自负责任。此外,由于同一术语和概念在不同作者和不同时期的学说中表达的意思并非完全相同,所以,专业术语或概念的译名可能不尽一致,甚至同一人名译名,除约定俗成的外,也有可能不统一。对此,在主要术语和所有人名后都附有外文原文,以便读者辨析。

由于资料来源、外国语种、“通览”篇幅等方面的局限,加之我们经验的缺乏,所收的流派还不够全面;由于授权有先后,译作有快慢,很难依照流派活跃的年代、著述发表的年份、流派本身的结构、流派之间的关系等,有顺序、分类别地出版这部“通览”。对这些不足,我们将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适时地调整。对于这部“通览”为什么选定这位代表人物而不是那位代表人物,为什么收入某位代表人物的这部著述而不是那部著述等问题,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来自各方的意见或建议,我们表示真诚地欢迎和感谢。

浙江教育出版社

中文版译序

大学里读心理学、教育学的学生大多在一年级时就通过心理学概论之类的课程而知道罗夏及其墨迹测验；他们（包括部分学医的学生）以后还可以在人格心理学、心理测量学、变态心理学、精神病学以及心理咨询等多种相关的课程中进一步了解罗夏的墨迹测验。因此，对于我国特定专业的大学生来说，是应该熟悉罗夏及其测验的，我国的心理学研究人员或心理疾患的诊疗人员用这个测验来作某些理论探究或临床应用也是可能的。

但是罗夏的著述在大陆不易觅得，哪怕是外文的。我想这大概是由下述几项原因共同作用造成的吧。假如以我们的现实为出发点，那么第一个原因就是新中国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剧烈的摆荡，其中的第一摆就是断绝了与美欧心理学的学术联系，一边倒地向前苏联靠拢。这就使得罗夏的著述没有可能越过冷战初期的国际政治营垒之间的开阔地而传播到我们的营盘中来。第二摆发生在中苏决裂以后，有人把心理学归入了伪科学，致使新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停滞了很长时间，译介罗夏的著述也就无从谈起了。第二个原因当属于“办事的轻重缓急”之列。虽

说新中国心理学在“雪压冬云白絮飞”的气候里梅开二度,但其中心理测量学却很可以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做比的。我们读一部 1979 年出版的心理学专著,还可以感受到一种思想上与心理测量学格格不入的“时代精神”,但是心理测量学的实践恐怕已经在构思、在策划,而且很快就有了实际成果,那就是一些国际上有代表性的标准化量表在中国大陆的陆续修订;心理测量学也作为一门课程在大学开设起来,然而正像饭要一口一口吃一样,涉及心理测量学的专题研究是随着我国现实需要的扩展而相继展开的。我国对心理学的现实需要大体同国际上的一样,心理学研究的展开也就隐隐显出两条脉络,一条是从研究人们的一般心理或心理的共同方面过渡到研究心理的个体差异;另一条是从研究人的正常心理过渡到研究人的变态心理。一位老先生曾对我说过,我们根据一个国家对个体差异和变态心理的研究数量,就差不多可以估计这个国家的心理学的发达程度。我觉得这话很有见地。罗夏的研究当属“个体差异×变态心理”的范围,这样看来,他的著述要引起我们正儿八经的注意,时间上就免不了要晚一些。仅这个时间差,就使罗夏著述的进口概率变得很小了(当然,这同外国出版商的再版情况很有关系)。第三个原因本身就是多因素的联合作用。罗夏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经验研究家。他密切联系自己的工作实践来检验自己的思想,于是大部分的成果都是非常专业性、技术性的,即使涉及理论探究,也是服从经验研究主题的局部讨论或点到为止,这在《心理诊断法》中可以看得到。如果我们相信瑞士人对罗夏的评价(可见本书所附的罗夏小传),说他完成系统的经验研究后可以作出完整而更加通俗的理论阐述,这大概算不上虚妄的推论。可是罗夏偏偏“英年早逝”,且去得“突然”,不但经验研究正处在进展中,距离预期的目标还远,

远不到系统总结的关头,而且连匆匆地把已有的成就作个整体交代的机会都没有捞着。因此他的著述是可以称作“尚未成熟”的。本来,对“尚未成熟”的东西是最可以继续开发、别开蹊径的,但是我国的读者似乎多爱完整的理论体系,因而我们的翻译多集中在理论著作上,很多人阅读这些著作也主要是吸取思想。思想的片金碎玉容易传播广远,理论的严整体系常使人生出天章云锦的错觉,这都会赢得读者;而技术性的书往往给人枯燥乏味、不知所云的感受,这就容易没有读者。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上列的三点原因只要满足其一,他的著述获得翻译出版的机会就少;对于罗夏来说,起作用的原因不止一项,于是他的著述获得翻译出版的机会就更少,少到连狭窄圈子里的人也读不到的程度。所以我很佩服浙江教育出版社,她使罗夏著述的第一个中译本问世。

二

罗夏是用德语写《心理诊断法》的,共6章,1921年出版。1922年,罗夏完成论文“形式解释测验的应用”,准备提交给瑞士精神分析学会,不料几周后猝然谢世,此文便在奥伯豪尔泽博士的帮助下于1923年刊出。由于使用英语的研究人员对罗夏测验的兴趣日益浓厚,《心理诊断法》的授权英译本出版了;在英译第二版中,上面提到的那篇论文被并入《心理诊断法》作为第七章,但保留原论文的题目。中译本既然出自英译第二版,也就一仍其制,只是没有将英译本所附的关于罗夏测验方法的研究文献目录和主题索引编入。理由之一是两者的篇幅都较多;理由之二是文献目录仅仅编集到1949年,显然,其中的多数文献

在今天即使对于标准的专业人员来说恐怕也不属于“必需”或“基本”的了,而主题索引也不是通常的“词语”索引,而是真正的“关联问题”索引,很多的条目实际上不能根据索引中的词语在正文里按图索骥,这是我在翻译过程中发现的。

《心理诊断法》的第一章主要讲墨迹图的制作方法和施测的基本要点;第二章主要讲施测的记分点问题;第三章是对前两章的补充;第四章是对各测验结果作预先的说明;第五章是罗夏本人做的测验样例,第六章是前五章的小结。至此,罗夏本人结构的《心理诊断法》可以说结束了。那么现在的第七章和前第六章是个什么关系呢?根据第七章中奥伯豪尔泽博士的引言,是关于精神分析学方法与罗夏测验方法之间的关系。前六章以讲罗夏测验方法为主,在恰当的地方简要探讨了他的方法与精神分析方法的关系,但在第七章中“却详细阐述了这两种方法之间存在的更深刻的关系”,了解这些关系,对于深入理解罗夏测验、精神分析以及关于罗夏测验结论的理论基础都是同等重要的。于是我们面前的这个中译本《心理诊断法》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前六章是技术部分,第七章是理论部分。这样的重新结构带来一个好处,那就是偏爱经验研究的人们和侧重理论探究的人们既各有居室,又可以相互串门儿,这也许可以达到互不偏废的目的。

不过我还是比较重视前六章,因为它们主要涉及技术方法方面的问题。有此六章,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搞出自己的罗夏墨迹测验,搞出罗夏墨迹测验的平行版本,得出我们自己的测验资料,从中产生我们自己的理论概念,这是罗夏所期望的,也是从学理上可以想到的。为做到这一点,唯一难以具备的条件是罗夏那样的工作热情和严谨态度。例如根据罗夏描述的墨迹图的制作方法,我们知道制作墨迹图并不难;但是罗夏说并不是每

一张墨迹图都是可以派用场的,于是我们知道为了搞定备选的墨迹图需要做许多次的尝试,遭受运气的捉弄;而备选的墨迹图要获得正式可用的资格,还要经过一番测试。以我们今天具有的心理测量学的知识,虽不难构想测试的方案,却可以掂量工作的艰苦性。这样想想,就可以知道罗夏的杰出了。罗夏的杰出之处还在于严格地检验了他的测验方法,这就是第七章。因此,尽管第七章是更加理论的,但也是建立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的。

此外,我们应该认识到精神病是一种带有浓厚的社会文化成分的疾病。罗夏研究欧洲瑞士精神病人后作出的描述、生成的概念,以及得出的论断有多少是可以直接移用于自有独立渊源的另一种文化中的精神病人,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是技术方法却具有普适性,另一种文化中的研究人员可以用来研究自己的问题,作出自己的描述,生成自己的概念,得出自己的论断。正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也。

三

我们从英译本第二版的序言中可以看到瑞士人是很以罗夏为骄傲的,这种骄傲表达为“罗夏的学术在瑞士是否后继有人”的感慨,这种感慨又表现为有意把罗夏的著述同罗夏以后的学术进展分离开来的编辑方针。这样的做法我们于情感上可以接受,但是于学理上是否也能心平气和地认可呢?

罗夏测验的原理并不很深奥。墨迹图可作多义的解释,特定的解释取决于被试的知觉组织,而特定的知觉组织则同被试的人格特征或特定的潜意识内容有关联。正是具有这样的关系,才能发挥墨迹图测验的诊断功能。这样的原理很容易使我

们中国人想起自己的一句俗语：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俗语不就是说一个姑娘可以作多义的解释吗？我们通过小伙子们是否说她是个美人儿，就能判断他们是否爱恋这姑娘。不过这句俗语，以及另一些类似的成语和典故，不过是经验之谈或生活常识，它们很可能屡试不爽，因而体现出某种睿智。但是我们从来是把这些经验知识仅仅作为工具来使用，而未曾作为对象来研究，因而也就没有对这些经验知识本身作过理性的批判、概念的分析、系统的验证，从而未及抽象概括以生成更一般的理论形态，再根据理论派生出一套有明确规则的技术系统，以便一方面在实际应用中解决特定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理论探究的经验活动中产生新的概念，扩展知识的网络。这正是我们的欠缺之处。翻译《心理诊断法》的一个意图也在于让我们更多的人看看，对于我们中国人熟知的某种心理现象，罗夏却作了怎样的一番系统研究，从而对心理学的理论与应用两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我们读这部书时还能想到科学方法论，也许收获更大。

袁军

英文版序言

说英语的研究者对罗夏测验的兴趣日渐浓厚,显然需要在德文版之外,再提供一个能被更多的人阅读的版本,以供了解罗夏最初的基本工作。奉献这个英译本希望满足这种需要。我们知道已有各种不同的、未经授权的译本在零零星星地满足这种需要,尽管觅得它们不难,但对这个测验感兴趣的却几乎没有。我们在准备眼前这个译本的时候,手头上连一个这样的译本都没有。

翻译罗夏的德文著作有双倍的困难。人们希望既妥贴地表达他的思想,又尽可能地保留他在遣词造句和意思上的细微差别中所体现出来的个人风格。最初,我们译得过直,未能足够清晰地表达罗夏的思想。这个最初的译本后来完全重写了,并且仔细地核对过,以保证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不仅保存原著的意思,也保留原著的“味儿”。

我们要特别感谢阿道夫·梅耶(Adolf Meyer)博士,他鼓励我们承担这项任务,并一直关心我们的进展。我们同 Phipps 诊所的同行们讨论过一个个问题,感谢他们的帮助和激励。我们也感谢纽约 Bellevue 医院的佛劳伦丝·哈朋(Florence Halpern)夫人和也是纽约的 M. R. 凯妮(Caine)小姐对本书翻译过程中产生的特殊问题所提供的帮助。还有许多同事也都热情地考虑过我们的问题,并且给我们以鼓励;朋友太多,不胜一一提及,但是大家

可以相信,我们是很感谢他们的帮助的。我们特别感谢克里斯托弗·梯耶孜(Christopher Tietze)博士,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考校文稿中那些只有母语是德语的人才能够领会的细微的语义差别。海伦·卡斯特(Helen Kaste)小姐在为文稿打字时提出的睿智而合作的批评,也消除了许多的错误,没有她,这些错误就会玷污这部著作。奥地利的 H. L. Siple 第二有限公司帮助准备了索引。

伯纳德·克劳能伯格(Bernard Kronenberg)

保尔·莱姆考(Paul Lemkau)

英文版二版序言

赫尔曼·罗夏本人认为他的《心理诊断法》仅是一个开端。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以求完善之,直到他溘然去世。

由于需要一个新的版本,因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由罗夏开创的这项工作能否由别人继续下去?这个问题意味着第一版应该有所改变、改良和完善,从而能够包含自他逝世以来已经取得的成果,填补某些缺口。

任何一个熟悉罗夏方法的人,任何一个多多少少使用过这个方法的人,都会承认另一个人准备一个新的版本是多么困难的事。罗夏方法是他的人格的一个表现,是同他的人格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对于那些为了在精神病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里成功地使用该方法而已经具有必要的临床基础的人来说,显然,即使对这个非常个人化的方法作最道地的修正和完善,也会把一些不相干的影响带进来,这就破坏了这部书的统一性。这样的修正大概是有害而无益的。

因此我们决定除了作些文字上的订正之外,对第一版不作任何修改。这么做的实际理由已如上述,而并非仅为尊重这位谢世的作者。在《心理诊断法》之外,我们唯一增加了一部罗夏留给我们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作品。这就是作者逝世后,由艾米尔·奥伯豪尔泽(Emil Oberholzer)博士以《形式解释的应用》(*Zur Auswertung des Formdeutversches*)为名发表在《神经病学与精神病

杂志)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Neurologie und Psychiatrie*) 为纪念布吕勒教授而出的专号上的论文。这部作品是对《心理诊断法》的一个重要补充, 因为罗夏在其中讨论了他想怎样表达和解释他的这个人格诊断方法, 他还使用了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对于这篇论文, 我们也仅限于作一些编辑上的订正。

我们格外感谢罗夏的遗孀——罗夏博士——为我们提供材料以资比较和考订。我们还要感谢艾米尔·奥伯豪尔泽博士, 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感谢出版商汉斯·胡贝尔 (Hans Huber), 尽管有困难, 他还是使这个新的版本显得很美观。

W. 摩根塔勒 (Morgenthaler)

1932 年 1 月于波恩

赫尔曼·罗夏小传

1884—1922

赫尔曼·罗夏(Hermann Rorschach), 1884年9月8日生于苏黎士。少年时代在沙夫豪森(Schaffhausen)的家中和弟妹们一起度过。罗夏最初想研读自然科学,但是他父亲——一位绘画教师——的去世,迫使他去征询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意见,后者建议他去学医。他接受了这一建议,先后在纽恩伯格(Neuenburg)、苏黎士、波恩和柏林学习,1910年完成学业并获得资格。同年,罗夏与一位很快成为他的同志及合作者的俄国同事结婚。罗夏成了一名助理医生,先在穆恩斯特林根(Muensterlingen)精神病院,后在穆恩斯辛根(Muensingen)工作。1913年,他在莫斯科一家私人疗养院获得一个职位,但一年以后就返回瑞士。从1914年6月到1915年9月,他是伯恩瓦道(Bernwaldau)精神病诊所和疯人院的医生,以后又是赫里索(Herisau)一家医院的助理医生。1922年4月2日,在因腹膜炎并发阑尾炎恶化后的不几天,他在这个职位上逝世。

只有了解赫尔曼·罗夏的多方面才能的人,才会知道他的逝世对于瑞士精神病学过去意味着什么,现在依然意味着什么。他不仅是一位善解人意的合作者、一个非凡的同事和同志、一个善良的人,他还拥有作为一名开业精神病学家和作为一名研究科学家的杰出品质。

在赫尔曼·罗夏身上,灵活的性格、迅速的适应、精细敏锐和

实践感,同反省与综合的才能结合在一起。正是这个结合才造就了他的杰出。除了这个罕见的、把个人的情绪体验同实践知识融合在一起的品性之外,他还拥有一个精神病学家最可贵的健全的性格特质。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探求真理的执着、严格批判的精神——他毫不犹豫地施加于己,以及温和与善良。寥寥斯言,可使那些没法认识罗夏的人去想象他过去是怎样的人,假如在今天又会成为怎样的人。布吕勒(Bleuler)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赫尔曼·罗夏是整整一代瑞士精神病学的希望。”

W. 摩根塔勒 (Morgenthaler)